

「云」
降臨布萊特巴赫峽谷，
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型風暴
正在醞釀，
深藏地下洞穴的「吞噬者」
也將隨之現身……



山 駭

谷 深

LA SOSTANZA
DEL MALE

「意」占卡·德安多里亚——著

Luca D'Andrea

徐琼——译

徐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山骇谷深

LA SOSTANZA DEL MALE

〔意〕卢卡·德安多里亚——著

Luca D'Andrea

徐琼——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395

La Sostanza Del Male

By Luca D'Andrea

Copyright © 2016 by Luca D'Andrea. First published in Italy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orino, in 2016.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iergiorgio Nicolazzini Literary Agency(PNL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骸谷深/(意) 卢卡·德安多里亚著;徐琼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02-014845-5

I. ①山… II. ①卢…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3069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李 晖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4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845-5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亚历山德拉，纵使骇浪惊涛，有你便安稳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路演设管	4
第二章 高山英雄	17
第三章 野兽之声	28
第四章 两亿八千万年前	43
第五章 承诺与谎言	56
第六章 布莱特巴赫惨案	65
第七章 扎尔特纳	78
第八章 1985 年 4 月 28 日	89
第九章 丽莉酒吧	109
第十章 食之无味的蛋糕	119
第十一章 南蒂罗尔风格	131
第十二章 魔鬼的主人	142
第十三章 十四笔画与一个雪橇	157
第十四章 向来易变	169
第十五章 精灵之王	190

第十六章 克吕恩老宅	203
第十七章 2月1日	223
第十八章 魔鬼的作坊	248
第十九章 巨型古广翅鲎	268
第二十章 疯狂的颜色	289
第二十一章 杀死一棵树	298
第二十二章 逝者逝，哀者哀	317
第二十三章 两位共谋与一个承诺	335
第二十四章 心形盒子	354
第二十五章 阁楼里的黄蜂	362
第二十六章 布莱特巴赫惨案的真相	373
第二十七章 穿越时间	397
第二十八章 为人父母	414
第二十九章 深入兽腹	425
第三十章 风高夜黑，谁驰马匆匆	440
第三十一章 雨过天晴	468
致谢	473

引 子

雪山里总是如此，先是那野兽的咆哮响彻耳际，接着，你与世诀别的时刻也就到了。

我现在身处的冰塔和裂口，这山间与之大同小异的不少。登山人和攀岩者在这之间失了气力，丧了理智，最终也丢了性命——全因那咆哮。

内心深处，我的动物本能熟知这种恐惧，它千万年来都活在这种恐惧的阴影之下，理解那野兽在低嘶些什么。

二十三画：“滚出去。”

野兽的咆哮来得猝不及防。

我渴求看见些许熟悉的轮廓，人类的痕迹，好缓解这冰隙里骇人的孤寂。我抬眼试图望过那冰缝，苦苦搜寻着多洛米蒂高山救援队 EC135 直升机的红色身影。但目光所及，却只有空寂的苍穹，蓝得刺眼。

我终于还是崩溃了。

整个人开始前后晃动，呼吸急促，力气尽失。就像鲸鱼腹中的约拿^①，我独与上帝相对。

① 约拿，《圣经·约拿书》中违抗上帝之命的先知。鲸鱼吞约拿入腹，他在鱼腹中煎熬三天三夜，痛悔祷告终得拯救。

而上帝在咆哮：“滚出去。”

那该死的9月15日，野兽嘶声挥之不去；而下午2时19分，另一个声音终于越过冰雪出现在我的世界。是曼尼！一片寂白之中，他的红色制服鲜亮耀眼。曼尼正乘着吊索向我沉降而来，他重复着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五米。

两米。

曼尼见我行动古怪，目光和双手开始焦急地搜寻起我身上是否有伤口。他反反复复地询问我的状况，我却开不了口对答。野兽咆哮如雷，就要把我吞噬。

“你听见了吗？”我低声道，“那野兽，那……”

那野兽，我本想告诉曼尼，那古老的冰雪无法忍受火热的心脏深藏其中。我火热的心脏，还有他的。

2时22分。

曼尼脸上的惊讶神色忽而让位于彻头彻尾的恐惧。吊索提着他，像悬着个提线木偶，霎时间只见他被高高甩向上空。直升机涡轮仍隆隆作响，现在听来却好像压抑的哭声。

最终。

上帝的咆哮震耳欲聋，没顶的雪崩使天空湮没不见。

滚出去！

这时我看见了。只我孤身一人，不知身处何地，不知这是何时，我看见了——

黑暗。

彻彻底底的没顶黑暗。但我竟没有死，没随他们同去。那野兽

冷嘲着我，饶过我的命，现在对我低语着：“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永远……”

它说得对。

我的一部分是留在了那里。

但正像我的女儿克拉拉会笑着说的那样，雨过天晴的时候还远没有到。这并非我故事的终结，恰恰相反。

还只是开始。

十二画：“开始。” 二十二画：“野兽。”

三十七画：“噩梦。”

第一章 路演设管

1

同艺术中一样，生活中，唯有一件事情最重要，那便是事实。想要知道关于艾薇、库尔特和马库斯，以及 1985 年 4 月 28 日那晚的全部事实，你得先知道关于我的全部事实。因为这个故事，不仅事关 1985 年的布莱特巴赫惨案，事关艾薇、库尔特和马库斯，也同样关于塞林格、安娜莉丝和克拉拉。

一切皆有联系。

2

2013 年 9 月 15 日下午 2 时 22 分之前，或者说，我差点命丧野兽之手的那个瞬间之前，我尚被视作纪录片界冉冉上升的一对新星之一，而纪录片这个领域，少有闪耀的明星，多的是微渺流星和股股热气。

麦克·麦可米伦，这对新星中的另一位，总爱说，如果我们是

陨落之星，即将同那名为“彻底失败”的行星相撞，在爆裂热流中陨落于世，那多英雄气概。第三杯啤酒进肚，我连连称是。管他胡言乱语，这话至少是个干杯的好借口。

麦克不只是我的合作伙伴，还是我有幸遇到的最好的朋友。自作聪明得令人生厌，比黑洞还自我中心，执着异常，又集中力过人——他能对着一件东西，譬如一只金丝雀，或是一把安非他明，久久看得出神。但他也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我们还是纽约电影学院（麦克学习导演课程，鄙人则学习编剧课程）才华庸常、毫无魅力的一对时，是他首先意识到，我俩进军好莱坞的野心不可能行得通，我们会跌跤到找不着北，会变得怨愤不平、喋喋不休，就像那令人敬而远之的“叫我杰瑞就好”·卡尔霍恩教授，一位把我们生涩的处女作批评得一无是处，还享受其中的前嬉皮士。

那确是个神奇的时刻，我俩冒出个将会彻底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闪念。或许不如萨姆·佩金帕电影中的场景那样磅礴动人（“我们走。”《日落黄沙》^①中，威廉·霍尔登短促有力地說道，欧内斯特·博格宁的回答也力道相当，“为什么不呢？”），因为属于我们的史诗时刻中，我和麦克正坐在麦当劳里，小口咬着薯条，士气低落，脸上的表情只有马上要被制成汉堡的牛群的神情可比，可那同样是个不可复制的史诗时刻。相信我。

“让好莱坞见鬼去吧，塞林格。”麦克说道，“观众想看的是现实，不是电脑特效。我们想要捕捉时代精神^②，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虚构

① 《日落黄沙》，1969年萨姆·佩金帕执导的电影。

② “时代精神”原文是德文。

作品，转而专注于实实在在的现实，观众准保满意。”

我挑了挑眉，“时代精神？”

“你不是德国佬嘛，搭子。”

我母亲确实来自德国，但别担心，我一点都不觉得受了歧视。毕竟，我从小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他才是个无趣的中西部佬。

追溯家谱就到这里，多年前的那个潮湿的11月天里，麦克试图表达的是，我应该扔掉自己（确实惨不忍睹）的剧本，加入他，一同做纪录片。悉心拣选，细究扩充那些值得记录的时刻，并遵循已故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①的经典理论，将一个个片段连贯成整个完整流畅的叙述。毕竟，普洛普之于故事构建，正如吉姆·莫里森之于妄想症。

真是一团糟。

“可是麦克……”我哼着鼻子，“比想在电影界闯出一番天地的那些家伙还糟糕的，就只有一种人：做纪录片的。这些人收藏着早至1800年的《国家地理》杂志，他们的祖先就是死于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他们脖颈上文着刺青，裹着羊绒围巾。是群混蛋，却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混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赦免了每一桩原罪。还有最后这点，也同样重要：这些人本就是富家子弟，万贯家财支撑着他们满世界游荡。”

“塞林格，有时候你可真是……”麦克摇了摇头，“先等等，听我说说看。我们需要的，是个纪录片主题，足够诱人，能赢得投资。得是个人们已经熟知的对象，但我俩会以全新的方式呈现，人们从没想

^①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苏联学者，其文学理论观点属于结构主义，主要理论是故事形态学。

到过的角度。赶紧动脑筋，好好想想……”

信不信由你，但就是那一刻，这两个失败者发现，即使最奇形怪状的南瓜，他们也能变成黄金马车。因为没错，我想出这样的点子了。

不知怎么回事，也不知为什么，正当麦克顶着他那貌似连环杀手的大脸盯着我，而一百万个拒绝他的理由一并涌进我脑海的时候，我顿然醒悟，有了个主意。这主意荒唐无稽，疯狂不已，却炙热光亮；还有点痴痴傻傻，却傻得恰能完美奏效。

还有什么比摇滚乐更激动人心、力量磅礴、魅力四射呢？

摇滚乐于无数人，是宗教般的信仰，是将几代人凝聚在一起的浩大能量。世上没人从未听说过猫王、吉米·亨德里克斯、滚石乐队、涅槃乐队、金属乐队，还有整个闪闪发亮的，可谓二十世纪真正革命的那一大篷车摇滚人。

看来很简单，不是吗？

不是的。

因为摇滚乐也意味着高大强壮，身着黑衣的健身爱好者。他们身材魁梧，好像双门衣柜，眼睛则似比特犬种般目带凶光，特被雇来解决像我们这样弱不禁风的小可爱。甚至哪怕不受雇，他们都乐意这样做。

我们首次试图把想法付诸实践（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巡演前在格林威治村的热身表演）时，我挨了几下推搡，身上青肿数处，便也脱身了。麦克就没那么好受了，半边脸横一道竖一道，简直像苏格兰国旗。更妙的是，对方还差点报警了。斯普林斯汀演唱会的情况在白色条纹乐队、迈克尔·斯泰普、红辣椒乐队、尼尔·杨，还有当时风头

正劲的黑眼豆豆合唱团的演唱会上，一次不落地重演了。

我们落下不少瘀青，却没收集到多少素材，甚至起了放弃整个计划的念头。

正是这时，摇滚之神注意到了我俩，看到我们虽然可悲，但确是在向他致敬，于是终于仁慈地给我们指明了成功的方向。

3

4月中旬，我设法给我俩找了个在巴特里公园搭演出舞台的活儿。可不是给随便哪个乐队，而是给有史以来最充满争议，最鬼魅出格，最骂声一片的乐团。女士们先生们，我宣布，吻乐队。

我们认真地工作，勇敢勤勉的小蚂蚁一般，但事儿一完，众人一走，我俩就赶紧藏进一堆废弃物里，像狙击手那样屏息凝神。第一批黑色轿车到达的时候，麦克按下了录音键。我俩狂喜不已，这可是我们的好机会。可不出意料，接下来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一辆远洋班轮那样长的豪华轿车停下来，吉恩·西蒙斯从里头迈出来，伸了伸懒腰，下令他的跟班们放出自己心爱的四腿朋友。那凶神恶煞，叫人害怕的雪白鬃毛狗一出来，就对着我们的方向狂吠，简直像罗伯特·约翰逊歌中唱到的地狱恶犬（“日子啊不断提醒我，地狱恶犬就在身后；地狱恶犬追赶着我，地狱恶犬追赶着我”^①）。只跳了两下，那混蛋就已跃到我身上，直奔我的喉颈，这团绒球想要置我于死地。

① 歌词出自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三角洲蓝调音乐家罗伯特·约翰逊的歌曲《地狱恶犬穷追不舍》。——原书注

我尖叫出声。

一大群凶神恶煞的人抓住我们，若是有恶人暴徒名人堂，这些人置身其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又踢又打，拖我俩出门，还威胁要把我们扔进海里。当然他们没真这么做，只是把我和麦克打得鼻青脸肿。我俩瘫倒在长椅上奄奄一息，周围都是些废纸烂片，开始反思起自己怎么落到了歪心狼^①一般的下场。我们愣愣地倒在那里，难以接受失败的滋味，听着演唱会的回响渐渐息弱。返场表演也都结束了，我们就望着人群消散。我俩终于打算起身，回去自己的蜗居之时，忽然看见四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把板条箱和扩音器装上乐队的彼得比尔特卡车。他们蓄着地狱天使摩托车党^②式的胡须，面相有几分像作奸犯科之人。就在那时，摇滚之神从瓦尔哈拉殿堂眨了眨眼，给我指明了方向。

“麦克，”我低声道，“我们的思路完全错了。想拍摇滚乐的纪录片，想拍真正的摇滚精神，我们得把镜头对准舞台的另一面。另一面，搭子。那些家伙，他们才是真正的摇滚精神。”咧嘴一笑，我又加上，“而且他们还没有版权。”

那些家伙。

那些乐队巡回演出时受雇的设备管理员。是他们做着脏活累活。是他们装好卡车，穿越州际，又再卸下设备，布置舞台，完成调试，抱起双手等待演出结束，然后便又像诗里所说的那样，“入眠之前，

① 歪心狼，华纳兄弟早期系列动画《兔八哥》中的形象，常与跑路鸟一同出现，是对冤家。

② 地狱天使摩托车党，分部遍及多国的摩托车黑帮，被美国司法部视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成员大多骑乘哈雷摩托车，主要由白人男性组成。

路途尚迢迢”^①。

噢是的。

我必须承认，麦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阿谀奉承，又是暗示“钱”景，又是称此为极佳的免费宣传，终于说服了那个看上去百无聊赖的巡演经理，允许我们稍微进行一点拍摄。显然没有习惯这样受到关注的设备管理员们，开始处处照顾维护我们。非但如此，是这些大胡子朋友竭力说服乐队经理和律师，允许我们整个路演过程中进行跟拍（跟拍设管们，而不是乐队，是这点最终说服了他们）。

这就是纪录片《生而辛劳：路演设管——摇滚乐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的诞生过程。

我俩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相信我。六周的疯狂，偏头痛不时相伴，宿醉严重，汗水淋漓。待六周结束时，我们已经毁掉了两台摄像机，对好几种食物上了瘾，我则扭伤了小腿肚（因为我爬上辆房车，却发现车顶像茶点饼干那样酥松易碎——当时我没喝醉，我发誓），还学到了“去你妈的”十二种不同说法。

剪辑持续了一整个四十度高温的夏天。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我俩在烫得快要融化的显示器前争论不休。2003年9月初（如果哪年可谓神奇的话，就是那一年），我们不仅完成了纪录片，甚至对它还挺满意。我们把纪录片展示给了一位叫作史密斯的制作人，后者不情不愿地只乐意给我们五分钟时间。信不信由你，一切只用了三分钟。

“一部纪实剧集。”史密斯先生，这位电视台的绝对统治者，不由分说地宣布，“十二集，每集二十五分钟。11月初交给我。做得

① 出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雪夜林边小驻》。——原书注

到吗？”

微笑握手。最终，一辆臭烘烘的公车带我们回到了家。震惊不已，晕晕乎乎，我和麦克在维基百科上查着到底什么是纪实剧集，答案是：情节剧和纪录片的混合体。换种说法，我们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重新编辑所有素材，打造出一部纪实剧集。不可能的任务？

绝对的。

那年12月，《路演设管》在电视上播出了。风评极佳，一炮而红。

忽然间，我俩成了所有人谈论的对象。卡尔霍恩教授授予我们他自制的荣誉奖杯，还同我们一起拍照留念，那玩意儿看上去像达利^①的骇人艺术品，却是这位教授奖给他最值得称道的学生的荣誉。我强调：值得称道。博客热议《路演设管》，媒体热评《路演设管》，MTV电视台还为它做了一期特别节目，由奥兹·奥斯朋^②特别主持，但令麦克失望的是，他竟没表演吃蝙蝠。

但迎接我们的，也不全都是赞扬。

《纽约客》杂志的曼蒂·格雷迪把我俩批评得体无完肤。一篇不过五千言的文章，却让我数月间绞尽脑汁地反复琢磨。《智族》杂志说我们厌女，《生活》杂志评我们厌恶人类，《时尚》杂志则说我们代表了X一代^③的救赎。最后这个评价最让我们失落。

网上有些傻瓜开始针对我们，对我们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解读

①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② 奥兹·奥斯朋（Ozzy Osbourne，1948—），英国摇滚歌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表演现场咬下一只真蝙蝠的头，此事于2004年被《滚石》杂志列入“摇滚乐疯狂之谜”排行榜第二位。

③ X一代，指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美国人。